

SZ 高等院校素质教育系列教材



西方哲学导论

XIFANG ZHEXUE DAOJUN

张志伟 马丽/主编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Press

西方哲学导论

张志伟 马 丽 主编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哲学导论/张志伟,马丽主编. —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5.9
(高等院校素质教育系列教材)

ISBN 7 - 5638 - 1182 - 6

I . 西… II . ①张… ②马… III . 哲学史 - 西方国家 - 高等学校 - 教材
IV . B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72846 号

西方哲学导论

张志伟 马 丽 主编

出版发行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红庙(邮编 100026)

电 话 (010)65976483 65065761 65065762(传真)

E - mail publish @ cueb.edu.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照 排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景星照排务部

印 刷 北京泰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960 毫米

字 数 448 千字

印 张 25.5

版 次 2005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5 000

书 号 ISBN 7 - 5638 - 1182 - 6 / B · 23

定 价 33.00 元

图书印装若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导 言 哲学是什么

一、智慧之爱	2
二、智慧的痛苦	6
三、思想之旅	10

第一编 古代哲学

引 言 希腊哲学的起源	19
第一章 宇宙生成论的兴衰	24
第一节 自然哲学的兴起	26
第二节 本体论的转向	29
第三节 原子论	33
第二章 西方哲学奠基	36
第一节 智者	37
第二节 苏格拉底	41
第三节 柏拉图	45
第三章 形而上学的诞生	54
第一节 科学分类	55
第二节 原因论	57
第三节 形而上学	59
第四节 伦理学	65
第四章 寻求灵魂的安宁	70
第一节 伊壁鸠鲁主义	71

西方哲学导论

第二节 斯多亚学派	74
第三节 怀疑主义	79
第四节 新柏拉图主义	82
小 结	87

第二编 中古哲学

引言 基督教的诞生	91
第一章 教父哲学与经院哲学	94
第一节 教父哲学	96
第二节 经院哲学	101
第二章 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	110
第一节 文艺复兴	111
第二节 宗教改革	114
第三章 近代哲学的曙光	120
第一节 库萨的尼古拉	121
第二节 布鲁诺	122
第三节 弗兰西斯·培根	124
小结	129

第三编 近代哲学

引言 启蒙主义	133
第一章 唯理论与经验论	136
第一节 笛卡儿	138
第二节 斯宾诺莎	146
第三节 洛克	154
第四节 莱布尼茨	160
第五节 巴克莱	167
第六节 休谟	173

西方哲学导论

第二章 社会政治理论	181
第一节 霍布斯	182
第二节 洛克	185
第三节 孟德斯鸠	187
第四节 卢梭	192
第三章 思想体系的时代	198
第一节 康德	201
第二节 费希特与谢林	225
第三节 黑格尔	236
第四章 黑格尔后的哲学思潮	258
第一节 青年黑格尔派	260
第二节 非理性主义	263
第三节 实证主义	271
第四节 古典哲学的复兴	278
第五节 实用主义	281
小 结	285

第四编 现代哲学

引言 现代哲学的基本趋势	291
第一章 语言的转向	295
第一节 弗雷格与罗素	297
第二节 前期维特根斯坦与维也纳学派	301
第三节 维特根斯坦的后期思想	306
第四节 日常语言学派	309
第五节 奎因的“本体论的承诺”	310
第二章 面向事情本身	314
第一节 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	315
第二节 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	320

西方哲学导论

第三节 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	327
第三章 法兰西群星	333
第一节 萨特	334
第二节 梅洛－庞蒂	337
第三节 列维－斯特劳斯	340
第四节 福柯	343
第五节 德里达	346
第四章 科学哲学的兴起	355
第一节 证伪理论	357
第二节 范式理论	359
第三节 反对方法	361
第五章 政治哲学的复兴	366
第一节 韦伯和施米特	367
第二节 罗尔斯及其批评者	372
第三节 古典政治哲学的复兴	380
第六章 后现代转向	384
第一节 现代与后现代	385
第二节 后现代的基本特征	388
小 结	391
 结 语	393
主要哲学家名录	395
参考文献	400
后 记	401



导言 哲学是什么

顾名思义，“西方哲学导论”是西方哲学的“导引”、“指南”或“入门”，也就是西方哲学这门学科的一般性介绍。然而，由于哲学的思辨性和学科的特殊性——这正是我们在“导言”中准备讨论的问题——对于初学者而言，对于非哲学专业的读者来说，通过学习一般性的分门别类式的导论充其量只能获得一些关于哲学的知识，难以进入哲学运思的维度。因为哲学是哲学史，或者说，哲学史就是哲学的导论。若要了解西方哲学，就要跟随哲学家们的问题，熟悉他们的概念，遵循他们的思路，理解他们的思想。因此，我们这部《西方哲学导论》基本上是介绍西方哲学的简史。

人们通常比较宽泛地将哲学划分为西方哲学、中国哲学和印度哲学三大形态。然而，如果按照哲学这门学科的形成和发展，从严格意义上说，哲学指的只是西方哲学。不过，“西方哲学”概念的出现表明人们至少从理论上放弃了西方中心论的立场，因为它意味着人们承认在西方哲学之外，还有其他形式的哲学。虽然如此，就知识乃至科学知识的学科制度而言，就哲学这门学科的形成过程而言，西方哲学的确具有学科上的优势，在不同的哲学形态之间往往被视为主要的参照系。毫无疑问，对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进行比较研究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课题，但是这方面的研究目前尚在起步阶段。我们比较倾向于将任何一种文明的最高的意识形态称为“思想”。西方思想采取了哲学的形式，而东方思想并非如此，它们各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当然，从广义上将西方思想、中国思想和印度思想统统叫做“哲学”也未尝不可。但是我们应该清楚，它们实际上是三种不同类型的哲学。就此而论，当我们讨论“哲学是什么”的时候，实际上探讨的是西方哲学的问题，例如，称“哲学”是“爱智慧”就是古希腊人的规定。

哲学是什么？相信每一个初次遇到哲学的人都会追问这个问题，即使对哲学

有了一定研究的人也还会追问这个问题,因为这个看上去非常简单、非常基本的问题其实是非常复杂、非常艰难的问题,至今尚未有答案。众所周知,哲学诞生于古希腊,距今已有 2 600 多年了。一门具有如此悠久历史的学科至今还在困扰于“是什么”的问题,实在令人困惑不解。实际上,“哲学是什么”这个问题并不是没有答案,而是没有统一的答案,哲学家们众说纷纭,结果引起了人们的困惑。

因此,一部关于“西方哲学的导论”首先需要解决“哲学是什么”的问题。我们将在这导言中首先讨论哲学的概念、哲学的意义以及如何学习哲学等问题,最后是对本导论的一般说明。

一、智慧之爱

在讨论“哲学是什么”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说一说哲学不是什么,或者说,先来清除一些关于哲学的成见。

关于哲学的第一个成见是:以自然科学为标准来衡量哲学是或者不是科学。科学通常是与迷信对立的,但实际上也存在着某种关于科学的迷信。我们往往把科学看作是绝对真理的化身,于是一门学问如果不是科学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在我们的日常语言中,经常会听到“你这样说有科学根据吗”、“你的理论不够科学”、“说话办事要讲科学”等等诸如此类的话,意思是说要讲道理,要有逻辑,要能够放之四海而皆准,要有普遍必然性即真理性。虽然 20 世纪以来,西方人关于科学的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认识到作为绝对真理的科学是不存在的,但是崇尚科学的精神并没有变。于是,人们总是用衡量科学的标准来衡量哲学。哲学不具有任何科学的基本特征,因而哲学不是科学,这是批评哲学的人的一件百试不爽的致命武器。而维护哲学的人则千方百计地试图证明哲学是科学,哲学将是科学,哲学至少在理论上是科学。

我们必须承认,哲学的确不具有科学知识的基本特征,因而它不是像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知识。不过,哲学不是科学并不意味着哲学没有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恰恰相反,哲学不是科学,正是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所在。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将要讨论的就是哲学不同于科学的意义。简言之,科学技术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工具和手段,而关于终极关怀的问题,关于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的问题,则不是科学的研究的对象。因此,以自然科学为标准衡量哲学,既是对哲学也是对科学的误解。

关于哲学的第二个成见是:哲学是让人聪明而有智慧的学问。显然,没有学过哲学的人并不一定就不聪明,学过哲学的人也并不一定就有智慧。与通常的观点正好相反,按照哲学的本性而论,哲学不是让人有智慧,而是让人知道自己没有智

慧因而去追求和热爱智慧的学问。苏格拉底有一句名言：“自知无知”。中国有一句老话：人生识字糊涂始。生活在自然状态下的人无所谓糊涂不糊涂。有了文化，要按道理行事，我们往往感到无所适从，因为道理并非只有一个，而且道理和道理之间往往是相互冲突的。自有哲学以来，哲学家们几乎在所有的哲学问题上都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且越是争论就越是争论不清，因而哲学非但没有让人聪明，反而越来越使人糊涂了。哲学家们争论来争论去，不但争不出个结果来，甚至越争论问题越多了。人们有时会嘲笑哲学：“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的确，哲学问题并不是世界本身产生出来的问题，而是人产生出来的问题，不过它们并不是哲学家闲极无聊制造出来显示自己智力的东西，其实都来源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在日常生活中许多事情可能是自明的，在哲学家看来却大有问题，例如，“我是谁”的问题。表面上似乎我们都应该知道“我是谁”，然而“我”在哪里呢？“我”究竟是心灵还是身体，抑或是心灵与身体的统一？心灵在成熟，身体也在生长，这是不是说“我”也始终在变化呢？如果“我”是变动不居的，“我”与“我”自己有没有同一性呢？……只一个“我”就可以问出一大堆问题来。实际上，日常生活中许多看上去不证自明的东西都是经不起追问和推敲的。

关于哲学的第三个成见是：哲学是讲道理的学问。哲学的确需要讲道理，不过也要看对“讲道理”怎样理解。不只是哲学，实际上所有的科学都是讲“道理”的学问。当然我们也可以讲，相对于其他学科，哲学是讲“大道理”的学问。于是，按照“小道理”服从“中道理”，“中道理”服从“大道理”的推论，哲学应该是一切科学的科学，许多人的确按照这个思路，把哲学看作是所有科学知识的概括和总结。这基本上是20世纪以前传统哲学的观点，20世纪以后的哲学家们早已经不这样看待哲学了。另一方面，当我们说哲学是讲道理的学问的时候，言外之意是哲学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讲出道理来，这样的哲学不是哲学而是诡辩。显然，正如世界上不存在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一样，也没有总是有理的道理。如果真有这样的道理，它一定是没有道理的。问题是，哲学怎么可能总是有理呢？答案之一是：因为哲学可以抽象到完全不涉及内容，这样一来只要能够自圆其说就是有理。

关于哲学的第四个成见是：哲学无用。学习哲学或者研究哲学的人经常会遭到这样的质疑：哲学有什么用处？人们评价哲学根据的是评价自然科学的标准，因而认为哲学如果没有实际的用处，也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不错，哲学的确无用，即无具体的实用性，美国哲学家威廉·詹姆斯说过一句话：“哲学不能烤面包”。然而，哲学正因为无实际上的实用性，才有大用。套用庄子的话，此乃“无用之用”。

当我们说某个学科“有用”的时候，一般指的是能够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科学技术具有实用性和使用性，它们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工具和手段。既

然是工具和手段,就有为之服务的目的。那么,科学技术作为工具和手段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目的是什么?在所有的目的之中,应该有某种终极目的。哲学没有科学技术那样的用处,因为哲学研究的问题应该是这个终极目的本身。哲学不是服务于某种目的的工具和手段,哲学本身就是目的。简言之,人活着,既有“如何活”和“如何活得更好”的问题,也有“为什么活”的问题,我们称后者为人生观、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的问题。科学技术解决的是如何活得更好的问题,哲学要解决的是为什么活的问题。这为什么活的问题当然对如何活的问题有其影响和作用。人生的意义和价值问题的解答对人生的影响是根本性的。所以,哲学的确无实际用途,然而铸造文化、变革观念、树立理想、确定规范,却都有哲学的功劳。

关于哲学的成见还有很多,我们就不一一列举了。让我们回到“哲学是什么”的问题上来,不妨从头开始,先来看一看哲学这个概念的来源。

哲学这个概念源于希腊语 *philosophia*,由 *philos* 和 *sophia* 组合而成,意思是“爱智慧”。一般说来,举凡知道哲学的人都知道这个意思,然而为什么“哲学”最初的含义是“爱智慧”却很少有人深究。对希腊人来说,“智慧”指的是宇宙自然之最深邃最根本的奥秘,标志的是一个至高无上、永恒无限的理想境界。所以柏拉图才会说,智慧这个词太大了,它只适合神而不适合人,我们人只能爱智慧。这就是说,真正意义上的智慧与通常意义上的知识是不同的:知识或者科学知识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工具和手段,它们通常都具有功利性或有用性,而人追求和热爱智慧却没有别的目的,而只是为了智慧本身。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虽然一切科学都比哲学更有用,但是唯有哲学是真正自由的学问。由此可见,哲学家原本或者应该是最谦虚的人,他们知道人生有涯,至多只能爱智慧而不可能占有智慧,所以哲学的本义是“爱智慧”。然而,仅仅爱智慧满足不了哲学家试图发现和破解宇宙奥秘的“野心”,更何况希腊人一开始追求的就是知识。与此同时,自然科学的进步和发展亦给予了哲学家以很大的鼓舞:既然自然科学可以成为普遍必然的真理性知识,那么作为一切科学的基础的哲学当然也不例外,而且更应该成为真理性的知识。于是,使哲学从“智慧之爱”变成“智慧之学”就成了哲学家们千方百计企图实现的梦想,这个美梦一做就是 2 000 多年。

从某种意义上说,哲学居于科学和宗教之间,这既是它的优越之处,也是它的困境所在。

科学或自然科学是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工具和手段,作为人类认识能力的产物,它以理性为基础,其成果表现为具有一定的普遍必然性的知识和实用性的技术。宗教所依靠的不是理性而是信仰,产生于人类精神的“终极关怀”,亦即

对宇宙的真实存在和终极奥秘,以及包括人自己在内的所有存在物的来源、归宿和实在性的关怀或牵挂,因而宗教的对象是具有永恒无限之特征的超验的和理想性的存在,对于这样的对象是不可能通过认识来把握的,所以只能信仰。从某种意义上说,哲学居于科学与宗教之间:一方面它像科学一样属于理论思维,因而从根子上总是诉诸理性;另一方面它又像宗教一样起源于人类精神的“终极关怀”,追求热爱的是永恒无限的智慧境界。表面看来,与科学和宗教相比,哲学自有哲学的优越之处,因为科学知识解决不了人类精神终极关怀的问题,而宗教则由于诉诸于信仰,所以缺少理论上的合理性。然而实际上,哲学的优越之处恰恰是它的困境所在:哲学既起源于人类精神的终极关怀,它的对象就一定是永恒无限的东西,那是我们的认识能力亦即理性所难以企及的。结果,哲学既缺少宗教单纯诉诸于信仰的方便法门,同时又无法达到科学知识所特有的确定性,这就使哲学陷入了极为尴尬的境地,它的问题几乎都是无法解答或者没有终极答案的难题,以至于 20 世纪著名哲学家维特根施坦说,“哲学问题具有这样的形式:‘我找不着北’”^①。

哲学家们为什么会“找不着北”?因为哲学的问题几乎都是一些无法解决、没有答案的难题。人们有时候开玩笑地说,某个问题如果有了解决的办法,有了一定的答案,便会从哲学中分化出去,给哲学留下的都是一些无法解决的难题。

从理论上讲,哲学所探讨的对象不是经验的对象而是超验的对象,例如,宇宙万物的本原、存在、实体或本体,包括人在内所有存在物的来源和归宿等等。当然,哲学也有比较具体和现实的问题,例如,认识论、伦理学、历史哲学、社会政治哲学等的问题,不过由于这些问题都属于最基本的问题,而越是最基本的问题就越不简单,所以经常被人们看作是不证自明的前提和基础,而哲学恰恰就是要刨根问底,为这些看上去不证自明的东西提供证明,所以它面临的困难可想而知。举个不恰当的例子,我们都知道 $1 + 1 = 2$,但是要从理论上证明为什么 $1 + 1 = 2$ 并不容易。另一方面,从实际情况看,尽管 2 000 多年来,哲学家们历尽千辛万苦企图使哲学成为科学乃至科学之科学,竭尽其所能来证明哲学是科学,但是他们的愿望无一没有落空,哲学家们在所有的哲学问题上都是争论不休,从来就没有达到过一种科学知识应该具备的普遍必然性的统一认识。于是,批评哲学的人就有了一种十分有效的武器,而维护哲学的人则多了一块治不好、除不掉的心病。实际上,无论是批评哲学的人还是维护哲学的人,都误解了哲学的本性。

哲学不是科学,两者的“发展方式”也是不一样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科学的发展是“线性的”知识积累的过程,我们用不着非要

^① [奥]维特根施坦:《哲学研究》,陈嘉映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第 75 页。

了解一门科学的历史同样可以学习和利用它的成果,因为它的最新成果就凝聚在当下的某种载体之中,我们拿过来学就可以了。哲学却不是这样“进步”的。毫无疑问,现代人在知识的拥有量上比前人“进步”得多,随便一所医学院校的学生所拥有的知识,即使是医学始祖希波克拉底也难以望其项背,一个中学生所具有的数学知识也可以超过几百年以前的大数学家,但是哲学就不同了。哲学史上几乎每一部哲学著作都具有晦涩难懂的特点,只有不多的人能够理解它们,即便是现当代的哲学大师也不敢说他们在思维水平上比柏拉图或者亚里士多德更高明。原因很简单:因为哲学问题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只有各式各样不同的解答方式,因而在这些解答方式之间不存在孰高孰低的问题,它们都超越了时间和历史,无论在什么时候都可供后人选择。换言之,由于哲学问题是永恒无解因而万古常新的难题,所以一切答案都不具有终极的意义,所有不同的解答方式都具有“平等的”价值。在哲学史上,亚里士多德不能掩盖柏拉图的光辉,黑格尔也不可能动摇康德的历史地位,由于他们都把解决问题的某种方式发挥到了极致,便成了不可替代的“典型”,在哲学史上树起了一座座“里程碑”。哲学家思考的通常都是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他们思得也很“根本”,于是就把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推到了极端,后人若要解决问题就不可能再走老路,因为那条路已经被走“绝”了,他只好换一条路走。所以,哲学并不只有一条路而是有许多条路,任何一条路都不足以代表哲学本身,所有的哲学运思之路“综合”在一起,才构成了一幅比较完整的哲学图画。就此而论,哲学是由过去、现在乃至将来那一条条思想之路构成的,哲学就是哲学史。

问题是,如果哲学问题注定无法得到最终的解决,我们为什么还要追问这些难题呢?

二、智慧的痛苦

从某种意义上说,哲学作为“爱智慧”标志着人之为人的诞生,而“智慧的痛苦”则是人成其为人必经的“洗礼”。

在《圣经》“创世纪”中有一则尽人皆知的伊甸园神话,说的是亚当和夏娃因为偷吃了智慧之树的果子而犯了“原罪”,被上帝赶出伊甸园,从此人有了死亡。这个故事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在我们看来,它并不是说人是因为追求智慧才成为有死的,而是说人是因为追求智慧才知道自己是有死的,智慧的痛苦乃源于此。

当人类从自然之中脱颖而出,割断了连接他与自然母亲的脐带而独立存在之后,他就再也不能完全依靠自然的本能行动了,他必须依靠理性的眼睛在数不清的可能性中为自己做出选择,从而便置身于危险之中。一方面,人是自然的成员,像其他有限的自然存在物一样受不可抗拒的自然法则的限制,终有一死;但另一方

面，人又是一种有理性的存在，他不仅试图以此来把握自然的规律，同时产生了超越自身有限性的理想，然而作为自然存在物他又不可能违背自然规律现实地实现这一理想，但是无论如何他也不可能放弃这一理想。终有一死的人向往永生，向往永生的人终有一死，这就是人生在世最深刻、最根本的悖论。正是从这一最深刻最根本的悖论之中，生发出了哲学问题：它意味着人被抛入这样的境域——自始至终面临着有限与无限、相对与绝对、暂时与永恒、现实与理想、此岸与彼岸之间的激烈冲突，在它们之间横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

显然，只要当无限、绝对、永恒、理想和彼岸从遥远的地平线上升起，人就注定了追求和热爱智慧的命运。所以我们说智慧是一种痛苦，而且是一切痛苦中最痛苦的痛苦。其痛苦的程度不仅在于人注定了要追求智慧却又注定了不可能通达智慧的境界，而且更在于追求智慧便使人知道了自己的有限性。千百年来人类上天入地、建功立业，归根结底不过是为了超越自身有限性这一理想，然而迄今为止仍然没有找到一条通达智慧境界的出路。不过尽管如此，人类亦不可能由于这理想不能实现就放弃追求，因为这追求乃源于人之为人的本性，亦根源于抗拒虚无的理想。就此而论，哲学既是最深刻的痛苦，也是至高无上的快乐。因为哲学乃是人生所能通达的最高境界，正是在智慧的痛苦之中，人赋予人生以意义，实现着自身的价值。

人生在世不仅活着，而且希望知道为什么活着，明白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然而，作为一个自然存在物，他生存于其中的自然界并没有什么意义和价值，应该说，所谓意义和价值是人赋予这个世界的。人的生活实践作为某种价值性的生存活动不仅体现了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主体能动性，而且是人类保护自身存在以抵御虚无主义的防线或“堤坝”。如前所述，当人类脱离了自然母亲的怀抱从自然之中脱颖而出之后，他就再也不可能像自然存在物和动物那样完全在自然的推动下按照自然的本能而活动了，因为人有了理性，他必须由自己去面对自然的种种艰难险阻，通过对自然的本质和规律的认识来指导自己的生存活动，在数不清的生存可能性中选择自己的生存之路，这就使他面对着一个充满了偶然性、不确定性和危险的世界。于是，生存对人来说至少存在着两大难题：一是如何通过认识自然、改造自然来维持自己自然生命的存在；一是如何通过某种方式为自己的存在确立根据、价值或目的。我们可以把前者看作是关于“如何活着”的问题，而把后者看作是关于“为什么活着”的问题。显然，与“如何活着”相关的是一类价值，与“为什么活着”相关的则是另一类价值，而且这后一方面对我们来说更为重要因而更有“价值”，或者可以说，它们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价值。对于人类这种有理性的自然存在者而言，他不仅存在着而且还要追问为什么而存在，即其存在的意义、目的或价值。

但是这些意义、目的或价值并不是自然而然地“写”在自然之中摆在人的面前的，它们需要人自己去探索、“发现”甚至“创造”。换言之，一个没有人的世界一定是一个没有意义、没有理想、没有价值的世界。但是自有人类以来，这个世界就变成了一个有价值的世界，也可以说是因为人而变成了一个有价值的世界。显然，由于价值通常被人看作是其存在的理想的标志，他无论如何无法想像也无法忍受一个没有价值的世界，所以他总要为自己的存在寻求某种理想的意义和价值。因此，人类就需要有“价值”这座“堤坝”来维护自己的存在，而价值就体现着人类理性的存在意义、最高目的和至上的理想境界。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确立价值的目的是针对虚无主义的。人既不能忍受一个没有价值的世界，而且始终不满足于他所面对的现实，所以他就建立了一个理想的世界作为现实世界的补充和超越，并且以之作为他生存的根基和目标。如果我们既不满足于现实——通常我们的确如此，又无法确证理想的存在——这也是经常会发生的事情，虚无主义就产生了，而且具有毁灭性的力量。由此可见，只要人存在着就始终面临着虚无主义的危险，所以他需要有价值和理想，否则就找不到为什么要生存下去的理由和根据。

当然，由于人类同时具有自然的有限性和理性的开放性，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必须也只能由自己去探索和确立，因此他的价值目的不仅毕竟是理想的而且不可能最终成为现实，且始终只是他追求和探索的目标而没有现成的终极答案。所以，人类生存的价值方式既是不同于一切自然存在而且高于一切自然存在的优越的生存方式，也是一种十分“危险”的生存方式，以这种方式生存于世不啻是一种“冒险”：价值无疑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根本支柱，但是当我们以有限的人生追求无限的理想的时候，受到种种限制的理性既无法弄明白究竟什么是我们应该追求的最高理想，为什么不可能完全现实地实现这一理想；也无法完全充分地确证这一理想，甚至无法证明的确客观地存在着这样的理想。然而我们却别无选择，因为人生的意义、目的和价值对我们而言性命攸关，我们不可能因为有危险就放弃人生的理想和追求。我们必须冒险，因为只有冒险才可能有希望，或许正是在危险中蕴含着希望。

不仅如此，人不但因为智慧的痛苦而成其为人，而且具有开放性、非现成性的自由本性，这就决定了智慧乃是一个无限的开放的理想境界。于是，我们或许可以给哲学问题永恒无解万古常新的本性以一种比较合理的解释：由于人是某种尚未定型、永远开放的自由存在，因而他的至高无上的终极理想本身也一定是一种尚未定型、永远开放的对象。所以，爱智慧根源于人的本性，这是人必须经历的痛苦，正是在这种痛苦之中，人成其为人。人“成其为人”的意思并不是说，有一个永恒不

变的“本质”“等待”着人去实现，而是说“人是人的未来”，他的“本质”是未定的和开放的，由他自己来塑造自己本身。

因此，一般的哲学问题乃是人类明知道永恒无解但是却不得不永远追问下去的难题。所以按照我们的哲学史观，哲学不仅起源于问题，而且它的意义和价值就体现在永恒的探索之中，因而哲学是哲学史，哲学史是问题史。然而，如果说哲学史是问题史，那么“哲学是什么”的问题就不是一个问题是两个问题：“哲学是什么”和“什么是哲学”。表面看来，这两种不同的追问方式都是在追问哲学的那个“什么”（概念、定义、规定），似乎没有什么本质性的区别，实际上并非如此。当我们追问某种东西“是什么”的时候，通常在逻辑上问的是这种东西的“本质”或“本性”，亦即规定它“是什么”的“定义”。然而所谓“定义”所表述的既可以是曾经如此或现在如此的实际状态，也可以是将来如此或应该如此的理想状态，前者说的是“是如何”，后者讲的则是“应如何”。在一般情况下，一门学科的基本规定是没有这种区别的，但是哲学却不同。由于哲学家们在“哲学是什么”这个问题上始终未能达成普遍的共识，使得我们只知道以往人们关于哲学的不同规定，而无法确定关于哲学的一般规定，所以在“哲学是什么”与“什么是哲学”之间就出现了差别。从某种意义上说，“哲学是什么”问的是作为历史事实的哲学过去和现在“是什么”，而“什么是哲学”问的则是究竟什么样的哲学才能够被我们称之为哲学，亦即作为普遍意义的哲学“是什么”。

将“哲学是什么”这个问题区分为“哲学是什么”与“什么是哲学”两个问题的意义在于，哲学的一般规定与科学的一般规定是不同的，它具有更广泛的“宽容性”和“历史性”。关于哲学的规定应该体现它的研究领域和范围（这种领域和范围亦有其不确定性），与此同时亦不应该企图以一种哲学思想代替全部哲学。因为哲学的问题和对象根源于人类要求超越自身的有限性而通达无限之自由境界的最高理想。就人类有理性而言，他一定会产生这样的理想，但是就人类的有限性而言，他又不可能现实地实现这一理想，哲学就产生于这个“悖论”之中。所以，真正的哲学问题不仅没有终极的答案，而且永远也不会过时，因而哲学就表现为过去、现在和将来人们面对共同的哲学问题而采取的不同的解答方式。由此可见，哲学不可能存在于“一种”哲学之中，而只能存在于所有哲学之中，因为任何一种哲学仅仅代表着哲学问题的一种解答方式，而不可能代表哲学问题的所有解答方式。其实，这也就是哲学是哲学史所要表达的意思。无论谁要想给哲学下一个定义，他就必须把过去、现在乃至将来所有可能的哲学都考虑在内。我们不能按照给科学下定义的方式来规定哲学，因为一旦哲学有了这样的科学的定义，哲学也就不再是哲学了。

把哲学看作是哲学史并不是我们的发明,而是黑格尔的创造。然而,我们对哲学史的理解与黑格尔有所不同。在黑格尔看来,只有一种哲学,哲学史就是这一哲学的发展过程,任何一种哲学思想不过是其发展过程的阶段和环节。这样理解哲学史固然体现了它的规律性,但是亦使之混同于自然科学,实质上是以哲学作为科学之科学的传统观念在作祟。当我们说哲学是哲学史的时候,其寓意恰恰与黑格尔相反,意在说明哲学并不存在于某一种哲学理论或学说之中。

因此,学习哲学就是学习哲学史,亦即踏上没有终点的思想之旅。

三、思想之旅

就哲学是哲学史、哲学史是问题史而论,学习哲学不能像学习自然科学那样学习知识,而在于围绕哲学问题展开的思想活动。哲学家们的理论学说就其内容而言都已经过时了,其理论贡献不在于他们说了些什么,而在于他们是以什么方式解答哲学问题的。打开西方哲学史,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哲学始祖泰勒斯的一句话——“大地浮在水上”,其意思是说“水是万物的本原”。当古希腊人刚开始哲学思考的时候,他们还没有普遍的概念可以使用,泰勒斯所说的“水”并不是江河湖海里的水,而是一种象征和比喻,象征和比喻的是“本原”无定形的特征。毫无疑问,这句话早已过时了,现在没有人会相信水是万物的本原,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泰勒斯的问题不再是问题。由此可见,如果仅仅关注一种哲学思想的内容,哲学史呈现给我们的就不过是哲学家们所犯错误的历史记录。但是如果留意哲学家们面临的哲学问题以及他们解决问题的特殊方式,就会发现任何一种哲学思想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学习哲学就是学习哲学史,也就是读哲学家们的哲学著作。因此,学习哲学首先面临的困难是,哲学家的哲学著作晦涩难懂。打开一本哲学著作,我们往往会“望书兴叹”。即使每个字都认识,每句话的语法都不成问题,我们仍然不知所云。每当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在自身中找原因,感叹我们的理解力达不到哲学家的水平。阅读哲学著作的确需要相当的理解力,但问题并不全在这里,在很多情况下是因为哲学家表达思想的语言有问题。

我们只有一种语言,即日常语言或自然语言。当我们使用语言来表达日常生活中的事物时,语言基本上能够满足我们的需要,因为语言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但是当我们试图表达哲学思想的时候,并没有另一种语言可供使用。于是,我们的日常语言就不得不扮演“一仆二主”的角色:同样一种语言,既要用来表达日常生活中有限、具体的事物,又要用来表达抽象的有时甚至是无限的哲学对象。结果,哲学家们便陷入了具有确定性的语言与无限的哲学对象之间的矛盾之中。从